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2期 11.99

編輯室

世貿組織， 你為誰辛苦 為誰忙？



毫無疑問地，在過去幾個月以來，主導國際政治討論的熱門話題就是世貿的第三次部長級會議。這個對下世紀貿易議程有決定性影響的會議，將會在11月30日於美國西北部的西雅圖召開。

對出席會議的國家部長和企業老闆來說，最重要的議題是擴大「貿易自由」、減少和消除關稅障礙、以及公共服務的私營化。經過世貿細心調較，這些陳腔濫調變成了輕鬆的悅耳聲音：在「公平競賽」底下，我們將奔向下個千禧年的美麗新世界。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朋友也不乏漂亮的辭令。美國的總工會AFL-CIO（即勞聯一產大）曾經威脅要發動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勞工示威，但現在它卻要收回先前的豪言壯語。一向支持美國民主黨的AFL-CIO的領導人，唯恐一不小心會搞亂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於是從三個月前聲言會有十萬名工人參與示威，到今日似乎只要有萬五名工人圍著西雅圖的公園遊行便會很滿意。雖然由民間團體和其他工會組成的國際聯盟並沒有臨陣手軟，但環繞著西雅圖的貿易會議，仍然有著一股「虛擬真實」的感覺：世貿宣稱的貿易自由化的好處固然是假象，而另一方面，沒

有勞動人民的廣泛動員，所有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聲音（包括《全球化監察》）都只是浮於沙上。

可是，我們要反對甚麼？

什麼是世界貿易組織？它又是怎樣誕生的？如果它是已發展國家的民主政府一手促成，並壟斷當中的運作，為什麼世貿又會被指責為不民主？在遙遠地方舉行的閉門會議，所作的決定又怎樣影響普羅的勞動群眾？說甚麼「自由與貿易」，說甚麼市場有通天的能力令專制政權變得民主，為普羅市民帶來好處，都是真的嗎？在香港，最近政府力言要成為「一級的國際都會」，在我們回應之前，必須要問，為了捍衛勞工權利的外籍傭工，與印度農民企圖從企業手上奪回生產稻米的控制權，兩者之間難道沒有共通點嗎？「國際都會」的邊緣工人與第三世界的農民，他們與世貿又有著什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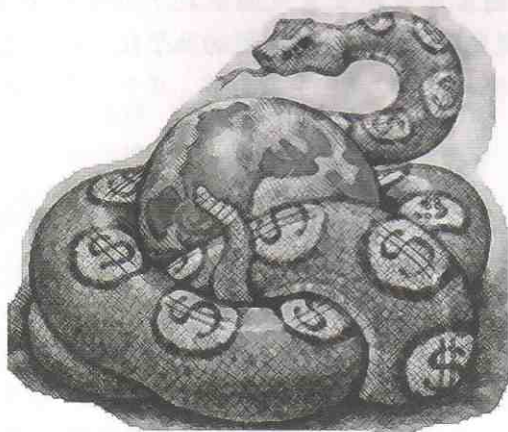
讀者對《全球化監察》創刊號的熱烈反應令人鼓舞。在這一期的頁數多了，探討的問題也闊了。我們企圖為大家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看看世貿的影響到底在那裡。首先是世貿議程中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加入世**

貿。中國加入世貿看來是事在必行，問題只是何時，中美的雙邊會議正在就中國加入的時間和條件拉拉扯扯，但中國人民對這影響深遠的問題卻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全球化監察》會為大家解釋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將對工人和農民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要更掌握世貿對勞動人民的影響，我們必須了解**世貿的前世和今生**。這期我們有專文交待世貿的歷史，和西雅圖會議的議程，當中包括私營化和環境問題。讀者閱後不難明白為什麼世貿的政策違反普羅民眾的利益，而且破壞地球的環境。最後，我們不單報導了西雅圖的示威行動，更刊登了香港民間團體和工會**反對公屋私營化的聲明**，並呼籲讀者支持外籍傭工和房署工會大聯盟的行動，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就在此地。

我們希望《全球化監察》可以繼續為團體和個人提供有用的資訊和分析。今期開始，我們對可以負擔的讀者收取十元的「團結贊助費」，嘗試

向財政平衡的目標邁進，希望大家支持。未來的年月對香港及國際的勞動人民來說，似乎是關鍵的時刻，我們冀望，讀者對我們的認同，可以令我們繼續為當中的鬥爭出一分綿力。



中國入關自然不是絕無一利。問題是它有利於誰？



一句話，入關對外資、官僚資本、大中型的私人資本都是利大於弊甚至有利無弊的。但是，對於廣大農民、工人、小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卻肯定害大於利。

中國與世貿

■ 劉宇凡

中國入關經歷一波三折，但它始終認為加入世貿利大於弊。中國政府渴望入關，是因為相信世貿對發展中國家有利。有位國內學者推崇世貿的前身關貿，認為它「增加力了國際貿易的公正性，對弱小國家有利。」(1)。

一體對待，平等競爭的假象

據說，為了達到自由的貿易，就必須對萬國商品及資本一視同仁，不能對任何一國商品及資本有歧視。但是怎樣達到一視同仁呢？這就須要貫徹普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普遍最惠國待遇是指：一成員國給予另一國的產品以任何貿易優惠，都必須無條件地給予其他成員國的產品。所謂國民待遇，就是說任何一國給予外國的進口產品及投資的待遇，不能低於其給予國民的待遇。

對萬國商品及資本一體對待，多

麼講究平等啊。不過，不是任何一種「平等」都是好的。強迫一個小孩按同一規則與一個重量級拳手同場比賽，這肯定同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無關。但是，世界各國的大小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比小孩子與重量級拳手的差距不知要大多少倍。現在美國國內的人均生產總值達三萬美元，而中國只有500多元。要最窮國家與最富有國家在同一條線上起跑，實際上是最不公平的做法。那位學者說：「應該說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最惠國待遇對發展中國家是無害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按關貿協定「對民族工業進行合理的保護」。(2)但是，早在1964年，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上，當時的秘書長Raul Prebisch便說：「不論最惠國原則在調整平等者之間的貿易關係上何等有效，但這個觀念卻不適合於經濟實力不平等國家之間的貿易」。(3)到了今天，世界窮國與富國的差距更大了，而世貿的一體化原則更為嚴格了，在這個情況下，第三世界的產品及資本要同發達國的「平等競爭」，結果一定是更不容易保護自己的工業。

中國的工業基礎現在雖然比1949

年前強大了許多，可是仍難以同西方及日本競爭。中國比較上有競爭力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例如紡織），因為中國勞動成本低廉。至於資本密集產品，中國簡直同西方或日本無法比擬。以汽車為例，中國最先進的車廠（這樣的車廠還是佔少數），每個工人平均每年產車11.3輛，而發達國是40-50輛。如果是拿中國全行業同人家比，差距更驚人。人家一家通用汽車可以一年拿出74億美元的研究開發費，我們汽車全行業只拿得出28億元，而且是人民幣。即使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也不見得各方面都有競爭力。在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紡織服裝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5.6倍；中國之所以在這方面還有競爭力，主要是因為中國勞工成本比日本低幾十倍而已。所以，中國只是在低檔次產品有競爭力，在高檔次紡織品上是沒有的。幾年前中國政府自己估計，即使只是取消非關稅的保護措施及只把關稅降至38.9%，中國紡織企業仍至少有7%要倒閉或面臨嚴重困難。

至於農業，就更不用說了。一個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農民的個人平均谷物產量是中國比較先進地區的農民的213倍到400多倍。試問這樣低的勞動生產率如何與外國跨公司及其「石油農業」（意謂農業高度機械化）競爭？

所謂國民待遇

一直以來，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都有限制外資的規定，例如限制外資銀行數目及經營項目（香港這樣「自由」，也有這些限制），限制外資的股

份，限制外資企業的產品要有一定比例的當地原料或外銷等等。中國也不例外。但這些規定現在都是有違國民待遇原則。以紡織為例，如果中國入關，就不得再硬性規定八千家外資紡織企業的内銷比例，這些外資企業可以自由同中國企業競爭内銷，到時情況實在不想設想。這樣一種「平等」，實際上剝奪第三世界人民自主發展經濟的權利。

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一旦同國民待遇條款結合起來，尤其不利第三世界。雖然關貿已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世貿第一次把它擴大到包括生命。人們可以對各種動植物品種申請專利。至於基因經改造的生命，更可以申請專利。反之，任何人未註冊其有關知識，即使是由他們開發或承傳了一千年，都不受保護。這樣不僅為了保障跨國公司的生物工程技術，而且大大方便他們掠奪第三世界的豐富多樣的生命資源，及勞動人民積累了以百年計的有關動植物知識及他們所改良的品種。印度和泰國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跨國公司Rice Tec（稻米科技公司）分別從印度及泰國引入Basmatic及Jasmine品種，並申請專利。這樣，儘管兩個品種都是兩國人民的勞動成果，Rice Tec卻輕易搶過去。兩國農民若繼續種植這些品種，就要向公司付出補償。Rice Tec還研究把有關品種的種子基因改造成無生育能力。若第三世界農民買入種子，將來就不能夠自行培植，而要永遠依賴外國公司。把科技應用於消滅谷物生育力來謀利，這種歹毒只有麻木不仁的奸商才會想得到。（4）

大概有鑑於此，泰國政府最近草擬法例，保護傳統醫學知識及藥物資源免被跨國藥物公司佔有。美國駐泰大使卻指責有關法例因為只讓泰國公民登記，是違反了國民待遇原則及知識產權！(5)中國如果加入世貿，其豐富的動植物品種及醫學知識就很容易被跨國公司掠奪，因為許多中藥都未有登記專利。事實上，儘管中醫源於中國，今天在中藥的世界市場中，中國只佔3-5%，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的公司要壓倒中國並掠奪中國資源不會很難。

中國入關自然不是絕無一利。問題是它有利於誰？

自由貿易、自由市場的發展邏輯往往是弱肉強食，強者得益。所以，得益最大的首先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現在全球三萬多間跨國公司（大部份是西方國家的），控制了世界貿易的一半以上，世界投資的七成半。大部份最有名的跨國公司今天都已經投資中國，並且逐步排擠了中國企業。中國入關意味從此外資廠可以把產品完全在中國市場內銷售，也可以自由從世界進口原料，不一定要買中國貨。結合其他貿易自由的協議，中國市場將差不多完全對外國跨國公司開放。據說美國方面評價，中國入關將在「短期內」使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因此再增加一千一百萬，出口銳減三成。

佔了外資一半以上的港澳資本當然也可以從這大為擴大的貿易與投資自由中獲利。

至於中國企業，自然也有小部份得益。在像紡織製衣這類勞動密集行業，那些最大型的企業將能通過自由貿易與自由投資來充份利用世界經濟分工來進行生產及出口。至於資本密集行業，不少會面對全行業萎縮的危險；較大規模的企業大概可以逃過破產一關，但不過成為跨國公司的一個附屬機構。

在中國人裡，只有各級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才是最大得益者。因為這種「改革」也意味官僚經商自由空前擴大。每年國內官僚資本外逃據說數以百億美元計。加入世貿之後情況只會更熾烈。

一句話，入關對外資、官僚資本、大中型的私人資本都是利大於弊甚至有利無弊的。但是，對於廣大農民、工人、小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卻肯定害大於利。

(1) 《戰後世界經濟三大支柱》，主編滕維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同上。

(3) 《最惠國與多邊貿易體制》，趙維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59頁。

(4) The WTO, the World Food System, and the Politics of Harmonized Destruction, Gerard Greenfield, IUF - A/P Globalization Seminar, Nov 1998, India.

(5) Third World Network, Chakravarthi Raghavan. <http://www.twinside.org/souths/>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世今生

Gerard Greenfield作

劉宇凡譯



世貿的前世——關貿 (GATT)

一九四七年，廿三個國家簽署了一份促進際貿易的協定。協定的思想依據是所謂「自由貿易」，或叫做「貿易自由化」。簽訂協議的政府承諾促進貿易自由，辦法是降低對本國工業家的保護。這些保護一向包括入口關稅、管制入口量（即入口配額）以及政府補貼及財政資助。自由貿易論者認為這些政府保護既非有效，亦非公允，只會造成「自由貿易」的「障礙」。根據協定，政府務須撤除「障礙」。這個協定，就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關貿不是單個協定，而是在一個總協定涵蓋下包括好幾份協定。從1947年起至今的五十年中，不斷有新協定加入。在七十年代，關貿擴展到服務業。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初，再擴展至包括農業及知識產權，儘管各國都有農民組織及運動反對這樣做。到最後，關貿的協定已達200份之多。同時有更多政府加入，所以成員國由23增至127個。這也意味更多國家的勞動人民被迫負擔關貿所促進的自由貿易的代價。

關貿所推行的「自由貿易」

為什麼那麼多平民反對關貿的新協定？這是因為它驅使政府撤消種種對人民生活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補助及保障。而這些東西本是勞動人民長期鬥爭才迫使政府提供的。沒有這些東

